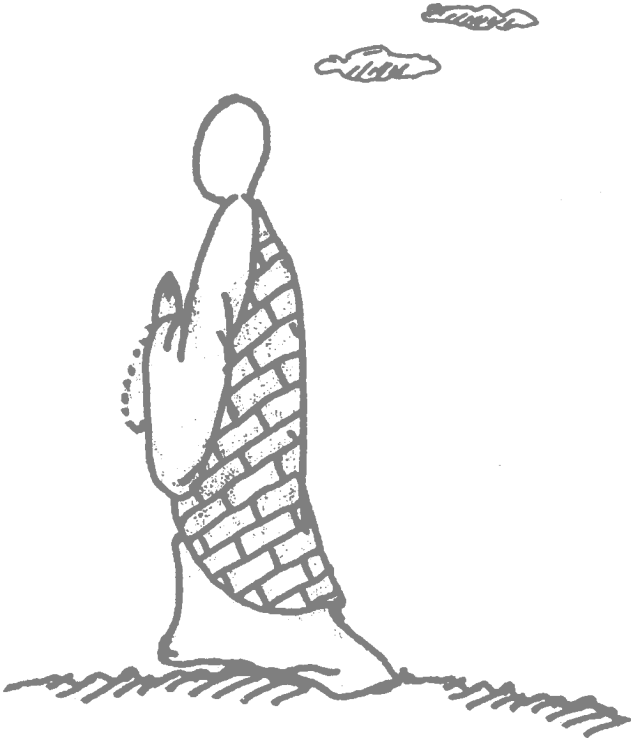


江流僧



1

流浪得太久的阳光匆匆归来 复活了古庙花容月貌般的相思。

古庙像一只蝙蝠的剪影，永远作欲飞未飞状。

古庙唤做金山寺 金山寺脚下那条大江千年不变地流着。

玄奘站在寺外，双手捧着一纸血书，像捧一团火。阳光分外体贴地照耀着他，惨白了他的脸。

玄奘蹲下来，望着蝙蝠似的庙宇嚎啕大哭了，他的哭声特具穿透力，金山寺的瓦屋被震得沙沙作响。

酒肉和尚从寺内探出头来，朝着玄奘吐了一口唾沫，同时骂了一句：“嚎丧！”

玄奘继续哭 他哭得很认真 很动情，十八年了，他第一次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他出世以来就是金山寺的和尚，金山寺是属于他的。他才是金山寺的全部。

大江将玄奘漂流给了金山寺 金山寺便有了一个江流僧。

玄奘继续哭。

忽然，有人在他肩上轻轻拍了一下，朗声说：“要哭，你就痛痛快快地哭吧 哭出来会好些！”

那语气很像电影里的台词，一句标准的样板话，那声音软绵绵的，有些苍老。

玄奘听出来了 那是法明长老的声音。

玄奘徐徐站起身来 他不哭了 不想痛痛快快地哭 他看着法明。

四目相对。各人的眼里都缓缓流淌着一条沉默的大江。

玄奘伏在法明的肩上：“长老，我的命好苦呀，一出世就成了孤

儿！”

法明双手合什：“阿弥陀佛，不是命苦，是心苦！”

法明的话闪烁出佛的光辉。

玄奘满脸茫然：“心苦？”

法明又说：“阿弥陀佛，苦海无边，心在海上航行，是苦也！”

玄奘问：“长老，我该怎么办？”

法明答曰：“苦即是乐，乐即是苦，无苦无乐，便成正果。”

玄奘大声吼叫：“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法明合掌曰：“仇者，罪孽也，罪孽不可有，亦不可无！”

法明言毕，飘然而去，将玄奘孤零零地丢在了那里。

天边一片血红，像一首悲壮的诗。

有一个声音从遥远处传来：“彼无嗔恚，心中了了分明，彼心无恨，心中了了分明；大慈大悲，心中了了分明。”

那声音细若游丝，却又清楚明白。

玄奘抬头望天，声音似乎升腾远去了。

玄奘扭头看寺内，寺内空荡荡的，僧人们似乎远游去了。

玄奘若有所思，双手合拢，喃喃自语道：“慈悲为何物？”

又一个声音跌落下来：“年轻人，慈悲是智慧，是识别他人痛苦的力量，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智慧之种。”

玄奘觉得有些头晕，手中的血书跳跃起来，依稀荡出一条波翻浪滚的大河。

大河里飘荡着一个襁褓，襁褓里的婴儿睁大了迷惑的眼睛。

天空蓝湛湛的，蓝得来像要滴落似的。

那浓酽的蓝终于滴落下来，拍打着他的脸庞，一朵浪花将他掀起，掀进了金山寺。

一道金光闪过，照亮了他的印堂，他的智慧之门开启了。

又是那个声音传来：“知因果，讲良心，守道德，立志向，养识

见，增才干。”

那声音中气很充足，是从丹田里逼出来的，洋溢着青春的力量。玄奘豁然开朗了，他看见了内心的痛苦正在变成一件奇妙的礼物，痛苦的泉水正在慢慢地往外流。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爽与轻松。仇恨和痛苦已远离他而去。

他仰首望苍穹，苍穹沉默得十分庄严。

他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寻寻觅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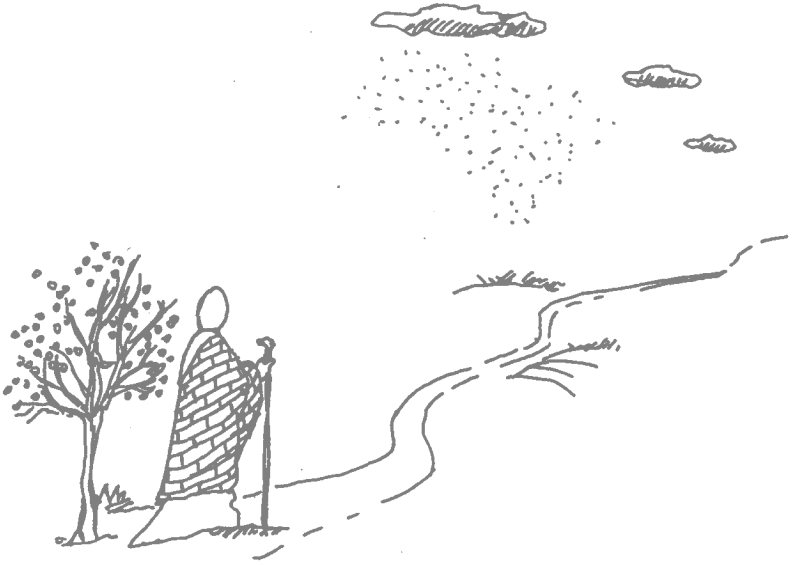
小路曲曲折折地向前延伸，故事没有源和流。

2

碎星铺出一条灿烂的银河 那灿烂照耀着地上的小路。

月光在一旁冷冷地看着。

玄奘继续往前走，他不明白要走向哪里，但他明白这小路没有尽头。



玄奘继续往前走，他不明白要走向哪里，但他明白这小路没有尽头，他知道有一个人在路上等他。

他知道有一个人在路上等他。

小路吮吸着天地精华，梦一般地向前延伸。

重重叠叠的山峦挤压着小路，将小路挤压成一条白色的带子。

玄奘的身子佝偻着，像一只直立着的虾子。他的眼里闪着狼一样的贪婪的光。

忽然，前面有了一片开阔地。开阔地很平坦，崎岖的山崖都躲开了，只有那不息的江水涛声。

开阔地上有一个蹲着的人影，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姿。

玄奘知道：她是在等一个人。

他向她走去，他是在寻找一个人。

她慢慢站起来，向他投以一个张望。她以为她等待的人已经来了。

走拢了，两人对视着，目光是陌生的。

她摇摇头，很失望，他不是她等待的那个人。

他也摇摇头，心里很明白，她也不是他要寻找的那个人。

她重新蹲下去，继续等待，只要那个人没来，她就得永远等待下去。

他重新朝前走，继续寻找，只要没找到那个人，他就得永远寻找下去。

开阔地消失了，银河不见了，小路上一线黑暗。

玄奘的脑海里闪过一道亮光：等待和寻找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只要活着，总要寻找，总有等待。

玄奘放声大笑了，笑声划破了黑暗，笑声照亮了他的前程。小路上又闪烁着无比灿烂的光辉。

冥冥中有一个人在前引路，引着他走向那远弗届的国境。

3

一团红光升起，红得像火，红得像枫叶，红得像天边燃烧的云。

红光中冉冉升起一个美女，她握着一根杨柳枝。

玄奘看了她一眼，顿时有了似曾相识的感动。

美女将手中的柳枝轻拂，用嘹亮的声音说：“师弟，你可来了，我就是你要寻找的那个人。”

玄奘以为自己听错了，她怎么会叫他师弟呢，叫得如此亲切，莫非他和她曾在同一个师父门下修行？

美女自报家门姓氏：“我是观音，和你有同门之谊，你应该叫我师姐！”

玄奘呢喃着：“我父被贼人所杀，我母被贼人霸占，我生下地就成了孤儿，生下地就成了金山寺的和尚，我只有师兄师弟，我没有师姐！”

观音点化说：“你前世与我同门修行，你叫金蝉子，同为如来的徒弟。”

玄奘依然疑惑不解 脱口念出一首诗：

未生之时谁是我
出生之后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
合眼朦胧又是谁

观音鼓掌道：“师弟，你好悟性，终于回到佛殿中了。阿弥陀佛！”

玄奘摇头：“我还是不明白，既然与师姐同门修行，我又是什么时候丢失的？一丢就是十八年！”

观音合掌曰：“师弟，你我同门修行，可知修行要义？”

玄奘摇头曰：“吾不知也，还望师姐多多指点迷津！”

不知不觉间，他已和观音认了同门。

观音曰：“这修行中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秘密和奥妙！”

玄奘追问：“何为秘密 何为奥妙？”

观音微微闭目曰：“念佛法门以一念代万念，念佛时粗念起时及时转念，应及时放弃，转化，如以舍转贪，以怨转嗔，以慧转痴；起恶念时应转善念给他人，起淫念时应转净念给对方及他人；细念起时只不理它，一心念佛，以佛性容摄。”

玄奘茫然曰：“师姐 我还是没有明白得透彻！”

观音睁开双目曰：“此乃真正的打坐转化功夫也！”

玄奘茫然依旧：“何为法，何为性，师姐还是未曾说得明白。”

言语中，玄奘已有几分不悦。

观音开导曰：“法是与性、心相关的，法依本性建立，法为自心而设。法乃联结、贯通心性的桥梁也！”

玄奘执拗地说：“师姐 我还是不懂 法何为自心而设？”

观音叹息说：“阿弥陀佛，念咒法门，念佛法门，咒即真言，本是自信之音，了解念佛念咒及法与本性的关系，须发挥转化自心的作用。”

玄奘还要问什么，观音却将杨柳枝一拂，柔声说：“知恩报恩，人生须报四重恩。”

玄奘慌了 急问：“哪四重恩？”

观音严肃地说：“国家恩、众生恩、父母恩、三宝恩。”

玄奘唏嘘不已：“人生竟有这么多的恩需要回报？”

观音庄严地说：“吾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四恩之中，即使有一天我们死了，把骨头烧成了灰，也没有离开四恩，因为你还占一块地方安放骨灰盒！”

玄奘心中一动：“如此说来 我的凡心仍未泯灭？”

观音嘻嘻一笑：“师弟说的是，正因为如此，师姐为你带来了两件礼物！”

玄奘有些慌了：“师姐，你该不会送我一枚戒指吧？”有意无意之间，他却想到了男女的定情之物。

观音闭眼合掌曰：“阿弥陀佛，师弟，你的凡心仍在激烈地跳动，师姐只得让你的心上一把锁！”

玄奘大惊：“师姐，你为我的心上了锁，我则如何思考问题呢？人总得有思想呀！”

观音安慰说：“师弟放心，这锁只锁你的凡心俗念 让你在朝圣路上笔直往前走，到修成正果为止。”

玄奘脸上一片茫然：“师姐，我曾听人说过：朝圣者永远成不了正果。”

观音摇首道：“非也，非也，你的正果是与生俱来的挥之不去的。”

玄奘心里又涌起一阵感动 竟痴痴地望着观音 不知该说什么好。

观音眼里游移出一丝暖意，她读出了玄奘脸上的感动，便将杨柳枝轻轻一抖 就抖出一件什物来。

玄奘认真观 那什物：黄澄澄、金灿灿、光闪闪，原来是一件袈裟！袈裟上的万道金线竖立起来 像一根根挺拔的刺。

玄奘惊恐地喊道：“不要呀 不要！”

观音朝他招手：“乖 来 穿上 这是好东西！”

玄奘往后退了半步：“我怕 我怕 那上面有刺！”

观音笑了，诳哄说：“别怕，别怕，这上面不是刺，是如意珠、摩尼珠、辟尘珠、定风珠、红玛瑙、紫珊瑚、夜明珠、舍利子、偷月沁白、与日争红……”

玄奘打断了观音的话：“这些东西该不是人工培养的吧！”

观音正色说：“师弟休得胡言乱说，此乃西天来的正宗货，绝非伪劣产品！”

玄奘无言以对。

说时迟 那时快 观音轻拂杨柳枝 那袈裟便披到了玄奘的身上。

玄奘的身子颤抖了一下，通身便有了透明的感觉。

观音说：“师弟，你可以看自己了，你看到了什么？”

玄奘低头看自己的肚子，惊喊道：“我的心不见了。”

观音点点头：“这就对了，你的心已经被锁上了！”

玄奘不由得悲哀起来：“师姐，我的心被锁了怎么办？”

观音拍着玄奘的肩膀说：“师弟放心，你凡心已锁，而佛心犹存！”

玄奘伸直了身子，却感到有些摇晃：“师姐，我有点立场不稳了！”

观音递给他一根拐杖：“师弟，有了这九环锡杖，你就站得稳立场了！”

玄奘接过九环杖，果然觉得身上有了力量，不禁诧异地问：“师姐，这九环锡杖有何用处？”

观音说：“这九环锡杖乃金木水火土混和做成，拄着它，即便走遍天涯海角，也不染红尘。”

玄奘环顾四周，皆空无一物，红尘已杳然而去。

观音双手合在胸前，和风细雨般说道：“师弟，你有了这两件东西，只顾朝西方去，走到一个叫雷音寺的地方，取回一样东西，你就找到自我了。”

玄奘有些迷惑地问：“那路有多远？等我走拢时，岂不到了退休年龄？”

观音鼓励说：“不远，不远，只要心诚，金石为开。”

观音说话时，双脚一抬，便升上了天空，朝玄奘挥挥手：“拜拜，西天见！”

玄奘朝着天上打了个躬：“拜拜，师姐一路珍重！”

一个游丝般的声音从天上飘下来：“师弟且莫乐观，前面尚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你呢！”

玄奘身上顿时豪情倍增，宣誓般喊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一个肉球滚了过来，越滚越近，在玄奘面前停住了。

玄奘用九环锡杖将那肉球剔开，肉球里跳出一只猴子来。

玄奘双手合什：“阿弥陀佛，孽缘！”

八十一难



我独自去赴幽会，
是谁在暗寂中跟着我呢？
我走开躲他，
但是我逃不掉。
他昂首阔步，
使地上尘土飞扬；
我说出的每一个字里，
都掺杂着他的喊叫。
他就是我的小我，
我的主，
他恬不知耻；
但和他一同到你门前，
我却感到羞愧。

—— 泰戈尔《吉檀迦利·30》

1

天空中有一个声音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从今以后，你的名字就叫唐僧，大唐为姓，众僧为名。”

唐僧牢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带了两个随从前往西天取经。

过多少崇山峻岭，看多少古庙凉亭。

一群妖怪簇拥出来，拦住去路：“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筑，要想走过去，留下唐僧肉！”

唐僧吓得两股战战，双脚抽筋，他第一次明白了自己那身肉的价值。他下意识地牵了下衣襟，想把自己那肉遮严实些，免得妖怪们见了越发眼馋。

妖怪们将唐僧和两个随从拖进了山洞，然后开会讨论吃唐僧肉的方案。

甲妖说：“把他杀死，放了血的肉更显得白净。”

乙妖说：“把他勒死，一滴血也不走，营养价值更高。”

丙妖说：“把他放进水里淹死，将毛拔净，生吃，原汁原味。”

丁妖说，“先吃他的两个随从，让他一边看一边受惊吓，吓死的人肉吃起来更刺激！”

众妖拍手称赞道：“此计甚妙，我们追求的就是刺激！”

妖怪们立即行动起来，将唐僧的两个随从脱光了衣服。

甲妖叉开五指，直插随从的胸膛，抓出血淋淋的心肝，像握着一朵盛开的鲜花。

唐僧惊叫一声：“吓死我也 阿弥陀佛！”

众妖的嘴齐崭崭伸向心肝，各咬一口，血腥四溅。

唐僧吓得急忙闭了眼：“我已吓得半死了 阿弥陀佛！”

有一个声音在唐僧的耳边响起：“唐僧，不可闭着眼，你必须直面惨淡的场景 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声音似曾相识。

唐僧睁开眼，便看见一片白得透明的耳朵在天空中作舞蹈状，跳跃一番后，画出一条美丽的抛物线，疾射直落下来，跌入一个妖怪的口中。

嚙嚙，一阵嚼烂声。唐僧体味到自己的耳朵被嚼碎了。

唐僧想闭眼，但闭不上，上下眼皮似被一根竹竿撑着，他的眼睛越发瞪大了。

乙妖两根指头往随从的眼里一抠，抠出一粒眼珠来。眼珠亮晶晶，

闪着血光。

丙妖抱着一条腿，慢慢地啃，又慢慢地舔血。

唐僧大叫一声，支撑不住，终于昏厥过去，扑地便倒。

待唐僧悠悠醒来时，他已躺在一个人的怀里。

抱住唐僧的是一个白须飘飘的糟老头，名叫太白金星。

太白金星诳哄着唐僧：“唐僧莫怕，唐僧莫怕，在劫难逃，你活该有此一劫也！”

唐僧委屈地说：“看此残忍场面 罪过 罪过也！”

太白金星淡淡一笑：“要想当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先就得习惯看死人的面孔！”

唐僧不解说：“这与我何相干？”

太白金星解释说：“唐僧且记住，你要想适应路上的险恶环境，就得学会欣赏妖怪的残忍！”

唐僧半明半白了：“如此说来，这一劫难是你这个糟老头子有意安排的了？”

太白金星手将长须：“不得已而为之，希望你能理解，理解万岁！”

唐僧沉默了。